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江音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九

雍正九年二月初十日吏部帶領月官引

見奉

上諭王光含等依擬用掣得山東鄒平縣之艾深係旗人

奏對履歷不能清語朕屢經降旨令旗員學習今艾深

又係少年而履歷數語尚不能陳奏甚屬怠惰著扣除

俟伊習熟清語時再行銓選將此旨并諭八旗知之特

諭

雍正九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八旗大臣等訓練兵丁著察旗御史叅領侍衛等前往稽察特諭

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朕因八旗兵丁不甚整齊曾屢降諭旨命都統等善為訓練俾各兵丁俱成精銳乃至今觀之尚未整齊此皆都統等未嘗悉心訓練之所致也著降旨與八旗都

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於八旗驍騎營兵丁内擇其年少無疾而騎射不堪不能滿洲蒙古語諸事無能極為庸劣之人滿洲蒙古每旗合派一百名共八百名八旗漢軍合派二百名共為一千名或在西厰子或在聖化寺等處設立一營令其學習一切技藝更於驍騎營官員内擇其年少而行走怠惰人甚無能者滿洲旗分各派二員蒙古漢軍旗分各派一員令與兵丁一同學習此項官兵務擇其實屬無能者挑取若所遺人内仍

有不及伊等者朕必將該大臣等治罪俟訓練一年使人人皆成精銳之時則都統等不悉心教訓之處自顯然畢露矣朕看伊等慚愧否至於八旗前鋒護軍內騎射稍優年力精壯人材可觀而未經服習勤苦之人有情願懇請入於其中學習者亦著挑選一千名另立一營令其學習挑選之時務將情由預行曉諭果能練習一年必不至於有誤可以自保者再行挑取其前鋒參領護軍參領副護軍參領護軍校之內有願與兵丁等

一同在彼學習者每旗各派二員設此兩營著將火器
營帳房取用伊等所用之弓箭及一應器械俱著官給
所需飯食鹽菜等物俱交內務府總管等酌量給與其
米石著動用安和橋收貯者支給若或不敷照數運倉
內之米補足營內兵丁之奴僕一名不許帶入伊等造
飯置買物件等事將內府佐領下閒散人量其足用派
往此項兵丁諸處俱不得差遣每日學習騎射騸馬所
用之馬由上駟院每營給與連鞍馬百匹令伊等親身

被卸飼養以習勤苦營內一槩不許漢語惟習清語或蒙古語其教習趨走超距及清語等事於索倫新滿洲烏拉齊內挑選好者分為三四班令其教習懦弱兵應學之騎射技藝即交技勇太監等教習若仍不勉力勤學伊等寧不自愧至於總管二營不必派委都統等著將領侍衛內大臣散秩大臣等職名開列朕酌量派委令其管理特諭

雍正九年二月三十日奉

上諭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及包衣佐領下家僕中有人材壯健曾經行走慣習勞苦之人著挑選二千令往軍前伊等俱係慣習勞苦之人或值戰陣或牧放馬匹或有修造之處俱屬得力其中有能射箭放鎗者即行挑取或現在不能而學習數日可能者亦准挑取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務擇甚好者二千名令為兵丁遣赴西路其挑選時必問明伊等家主及本人若皆情願方可挑取所挑取人等之家主即著賞銀一百兩俟伊等功成凱

旋之日悉行開為另戶係滿洲蒙古即編入滿洲蒙古旗內係漢人即編入漢軍旗內照伊等家屬人口之數有人幾口即給伊家主銀幾百兩雖在襁褓之童亦皆算入數內至於伊等起行之時其錢糧口糧馬匹銀兩器械等項俱照馬甲之例另行賞給特諭

雍正九年四月初十日鑲紅旗護軍統領頓把帶領

委署護軍參領人員引

見奉

上諭嗣後係應委署之缺爾等照常揀選帶領引見如係開出之缺將舊委署叅領另為一班預備其中如有可補之人朕即補授將朕此旨曉諭兩翼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等知之特諭

雍正九年六月十一日奉

上諭今年仲夏以來京師雨澤愆期目前甚覺亢旱朕於宮中齋心虔禱尚未仰蒙天降甘霖輾轉思維從來

上天之錫福降災悉由於人心之感召尚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人又曰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蓋

上天慈愛為心斷無降災於人之理其遭值水旱饑饉者皆由天下人之自取所當恐懼修省以凜

天戒若因此而或生怨尤之心則其獲罪更大而為無忌憚之小人矣朕深明此理時刻自儆切切冀望天下臣民共修趨吉避凶之道以承受

上天之恩數年以來諭之詳矣今兹亢旱之象或由於朝廷
政事之有闕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不修或由於士民心
術之不善有一於此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祲沴倘有無知小人不察人事感召之故不知
上天垂象之意狂肆冥頑敢生怨懟則乖戾之氣自外生成
上天雖欲寬宥而不可得矣朕兢兢戒懼夙夜靡寧再四推
求欲得致旱之由急行改易凡屬臣工均當撫躬自思
何處不能稱職何事應當獲譴一一省察而悛改之而

為士為民者雖無治人理事之權而舉念之純疵居心之善惡
天高聽卑實垂照鑒苟無自作之孽必不遭難逭之條總在吾君臣士庶各自捫心省愆思過勿推於他人而存自恕之念勿諉諸氣數而忘儆惕之心則和氣致祥時雨甘霖必仰邀
上天之恩賜勉之勉之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在京官弁兵民人等咸使知悉其近京省分若有缺雨之處著一體宣

示特諭

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奉

上諭數年來朕因八旗事件所頒之諭旨令果親王編次成書以資訓導昨果親王編次進呈朕親加披覽甚屬妥協據王奏稱該館校閱等官在館行走實心効力等語著將校閱官德齡穆敦繙譯官常保松壽舒敏查檔官塞蘭泰覺羅披岱交部議叙果親王亦著議叙具奏

特諭

雍正九年六月十二日奉

上諭仲夏以來京師亢旱雨澤愆期朕心焦勞無時或釋

因思刑獄上關

天和法司衙門此時尤當加意除重罪監候處決人犯不應寬釋外凡有牽連待質及候審候結輕罪之人將來擬罪不至於死而羈禁在監者著刑部堂官逐一速查應完結者即行完結應保釋者即行保釋俟處暑後再行審明結案八旗高墻拘禁人犯著該旗大臣亦照此速

行辦理毋得稽遲至於枷號人犯除情罪重大奉旨永遠枷示者不宥外其有限期未滿枷號之犯著照舊例暫行保釋於處暑後補枷以滿期限刑部八旗順天府五城御史可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九年九月初三日奉

上諭訓練兵丁步行乃為善技若勤習漸進一日可行至一百四五十里著交八旗都統副都統前鋒統領護軍統領等將各該管官員兵丁內年五十以下者皆令演

習趨走務期服勞耐久朕與限一年俾各演習俟一年後特指一處務令到彼以驗其能否若有步行不能到所指之處者朕惟該大臣等是問如有步行超越者朕分別賞賜特諭

雍正九年九月十七日正黃旗滿洲都統鄂彌達等将拖沙拉哈番巴明告休之處具奏奉

上諭巴明准其休致若賞給半俸将官仍與伊子承襲則俸禄便至重複若承襲與伊弟兄之子尚可賞給半俸

著八旗查明有似此者畫一為例特諭

雍正九年十月初四日奉

上諭訓練兵丁甚為緊要著增挑兵二千名此所增之兵不必論旗於教養兵閒散滿洲或養子開檔人內惟視其人材壯健可用者挑取給與三兩五錢錢糧馬甲米石將此二千兵著弘昇與護軍統領博第副都統倭星額專管訓練其應派管教之員著弘昇博第倭星額會同各該都統等酌量派委其盔甲器械著工部造給特

諭

雍正九年十月十六日奉

上諭八旗王公及閒散宗室等所有口外牧場看守牲畜之蒙古其有馬匹牲畜田產者尚可度日若並無馬匹牲畜田產伊等家主豈槩能養贍或因不能度日以致妄生事端則伊等家主無辜受累矣與其任伊等游蕩莫若命大臣前往收養自八旗王公宗室並大臣官員以至閒散人等著通行曉諭伊等所有口外蒙古內如

有此等無馬匹牲畜田產不能照看養贍情願報出者
令伊等家主各行報出特諭

雍正九年十月十七日奉

上諭目今正值用兵之際兵丁人等日需操演著曉諭五
旗諸王公等凡在伊等門下一應值班當差行走之護
軍馬甲等俱著暫行停止令往該處操演俟軍功克奏
之時照常令在伊等門下值班當差行走此際著派各
屬包衣佐領下人等值班行走特諭

雍正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上諭八旗漢軍兵丁技藝俱未嫻熟皆由失於訓練所致今於額數之外挑選丁壯二千名另設一營教習訓練務期精銳再八旗漢軍勳舊大臣等子弟因其父兄失於教導甚乏可用之才朕心深為憐憫現今尚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之子弟無論在京在外其年至十五歲以上二十歲內外者著揀選帶領引見朕量其材器令其學習行走日後俾得成就以副朕加恩造就勳舊子

弟之至意著於今冬辦理妥協俟明年開印之後奏聞
請旨再八旗內有與尚耿石李佟祖蔡王諸家相似者
一併查明添入特諭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五日管理正紅旗都統事務和
碩莊親王允祿等為署參領員缺帶領副參領潘而
孝等引
見奏
上諭參領員缺著潘而孝署理但潘而孝射箭生疎而弓

力又屬甚軟今給限一年令其加意學習務期用至六七力之弓俟一年限滿帶領引見倘不加意學習不能用六七力之弓爾等即行叅奏治罪將朕此旨傳諭八旗漢軍都統等務將各屬人員用心教訓學習弓箭特

諭

雍正九年十二月初八日鑲藍旗滿洲都統綽奇為佐領蕙拜他拉布勒哈番富泰員缺將補授佐領奏摺家譜敘入補授各佐領奏摺家譜之内將承襲世

職奏摺家譜按品級叙入承襲各世職奏摺家譜之內具奏奉

上諭嗣後有似此等補授一人之佐領世職事著一聯具奏將此旨曉諭八旗都統等特諭

雍正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雍正三年以前虧空各案八旗及各部院繕寫清冊具奏朕交與大學士等覆看請旨朕分別情罪輕重或行寛免或仍行著追大學士等奉旨後仍將原冊交還

各該衙門而他處未曾存貯檔案恐日久弊生胥吏等有巧為改補增添之處不可不加防範著八旗及各部院將已經奏過之冊籍悉行用印收貯本衙門再另造一本用印交送内閣收貯以備查對嗣後悉照此辦理

特諭

雍正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内閣將八旗原管佐領世管佐領查明議定具奏奉

上諭將此内閣議定原管佐領世管佐領一疏著八旗大

臣等照依抄錄傳集各該旗佐領等及佐領下人等逐一詳悉詢問將現今議定之原管佐領則詢問該佐領下人等世管佐領則詢問該佐領等伊等如無別故俱各心服則已或心有不服別有爭競之處著各舉所記實據如並無實據仍固執妄控者八旗大臣等亦行奏聞朕召至伊等另行降旨區處及此時一經詳定註冊嗣後可永無爭競八旗大臣等亦易於辦理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上諭八旗操演兵丁自古聖賢有云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備是以帝王之治天下未有不以明武備為先務者而兵丁之演習武藝亦未有不勤加訓練而能有成者從來士農工商各治一業茍不專心竭力則其業必不精況兵丁所司者皆戰鬬之事彎弓挾矢冒鏑衝

鋒非膂力剛强不能披堅執銳非技藝嫻熟不能克敵宣威奈何怠惰苟安虛度歲月不思國家設兵之本意不念自己專司之職業乎況爾兵丁世受國恩朝廷愛養猶如赤子凡八旗將軍大臣等多由行伍出身漸登榮顯爾等誠能立志向上奮勉自勵勤加練習俾技勇可觀將來建立功勲馳名行伍不但本身有上進之階且光耀宗祖榮及子孫受福曷可限量哉國家承平日久人人躭於安逸武備漸覺廢弛今當邊陲用兵之際

是以降旨令勤操演又念操演之兵若仍令其輪流值班則其力難以兼顧而工夫亦有間斷是以不令該班俾得專心訓練又復給以飯錢資其食用無非體恤爾等之勤勞也爾等各宜勉力學習如騎射長槍之類必令純熟精强以成國家之勁旅以柔弱怯懦為恥以安逸華麗為戒為男子者其榮耀在於材技之超羣而不在衣飾之鮮美也大凡人之力量用之則日增不用則日減如出城操練之際正可演習步行又何必騎馬乘

車徒多糜費若此等者一經查出必從重治罪天地之間惟人最貴凡人但能自強何事不可成就切勿存自暴自棄之心嗣後爾等果能仰遵朕訓努力向前且互相勸勉鼓勵銳氣朕自必聞知加以格外之恩賞如有不肖之徒苟且怠玩甚至妄生怨言搖惑衆聽此等之人不但藐視公事自誤功名實為人心風俗之害經朕察出必以軍法從事勉之勉之特諭

雍正十年正月初九日

上諭八旗該班兵丁目今軍興之際兵丁等訓練操演甚為緊要若以操演之兵仍令照舊該班至換班之暇始行操演則訓練未有專功技藝難以純熟是以特加挑選令其每日操演將爾等分作兩班輪流當差所以使操演之兵得專心學習也然人果有上進之志何時不可黽勉何地不可學習即如爾等換班之時原可練習技藝雖該班之地不便演放鎗礮而拉弓相撲舞棍趨走等技藝在領班之大臣官員未嘗不可訓練爾等慎

勿以未經入選不在操演之列自甘懦弱而不勤加訓練也夫該班與操演俱係一體出力且操演兵丁如有缺少自必於該班兵丁内挑補則爾等不更當奮勉乎現今雖將爾等分為兩班較前稍為勞苦然較之軍前之人則勞苦又相懸絶矣如此行走不過數年仰邀
天眷大兵凱旋之時爾等差使仍得暇豫從容倘目今不思黽勉但偷一時之安以致技藝生疎則日後必為無用之廢人爾等試思士農工商各治一業未有不勤而能

有成者況於爾等介胄之士尤以奮往學習効力為本業何宜自甘於暴棄乎國家經制錢糧豈有養贍廢人之理如有此等無知不肖之徒一經查出除革退錢糧外仍從重治罪特諭

雍正十年正月十七日奉

上諭京師自上冬以及新春未得雨雪畿輔地方及近京各省雖有奏報得雪者看來亦未普遍霑足因思上年十一月十五日月食據欽天監觀候曾引占書燕趙旱

禾麥有傷之語陳奏朕前朕心甚為憂懼擬於正月祈
穀之期虔禱
上帝以迓
天和後因朕躬偶感風寒醫家奏請避風静攝是以未曾躬
親祀典此心愈加乾惕惟兹數月以來雨雪未降顯係
上天垂象以示儆甚可畏也朕虔誠修省體察政治之闕失
以祈仰格
天心大學士九卿等各宜恪慎齋戒至誠祈禱尤當洗心滌

處殫職奉公以為敬
天祈福之本京師為四方輻輳之地民食浩繁更宜預為籌畫至於該督撫等各自敬謹修省外所屬地方雨澤之有無播種之遲早務期悉心訪察先事圖維倘二麥歉收必有思患預防之策不使黎民有乏食之虞方不負
朕之委任倘有玩忽隱飾等弊經朕訪聞必加嚴譴內外大臣等領此諭旨務在實心奉行不必以空言覆奏
特諭

雍正十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諭國家典禮首重祭祀每當齋戒日期必檢束身心竭誠致敬不稍放逸始可以嚴昭事而格神明朕遇齋戒之日至誠至敬不但殿庭供設銅人即坐卧之次亦書齋戒牌存心警惕須臾弗忘至內外大小官員雖設齋牌於官署但恐言動起居之際稍有褻慢即非致齋嚴肅之義查明代祀典凡陪祀及執事之人有懸祀牌之例今酌定齋牌之式令陪祀人員佩著心胸之間使觸

目警心恪恭罔懈并得彼此觀瞻益加省惕其於明禋
大典愈昭虔潔著傳諭各部院及八旗並直省文武官
員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十年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差往北路軍營之侍衛特庫等回來奏稱聞得兵
丁等云鉛子與鎗口有不相合者若將鉛子之模頒給
用鎗之人令鉛子俱與鎗口相合則鉛子出去有力而
且甚準又見兵丁等之箭有箭簳受鋌處及箭扣處未

用筋纒者且有箭鋌短小未用鰾入於簳内者若製造兵丁等之箭將箭簳受鋌處及箭扣處俱用筋纒將箭鋌造長用鰾入於簳内則並為堅利等語著各該處將現今運送軍營器械悉令如式製造堅固送往外在京八旗兵丁等所用之箭市買現成者居多不利於用著傳諭衆人務將箭鋌造長將箭簳受鋌處及箭扣處俱用筋纒嗣後點驗軍器時即照此點驗至於鉛子之模各照所用鎗口製造如鉛子有與鎗口不合者另鑄備

用特諭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辦理軍務處往來文移關係重大今特頒辦理軍機事務印記凡行移各處事件有關軍務者俱著用印寄去各處關係軍務奏摺並移咨辦理軍務處事件亦著用印以昭信守特諭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察哈爾人等居住近邊歷年與內地之人一體効力

行走從前定制察哈爾處官員内有職任之員俸禄給與四分之一伊等俱係國家効力舊人今特沛恩膏有職任官員給與全俸無職任官員給與半俸特諭

雍正十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八旗訓練之兵及所餘四班值宿之兵朕從前曾特降諭旨鼓勵訓誨大臣官員等理宜將此諭旨不時宣讀令兵丁記憶乃兵丁至今尚有未聞朕之諭旨者著交與訓練兵丁之大臣及八旗都統護軍統領等將朕

所降諭旨多行書寫於各旗操演及會操之處宣讀令兵丁聽聞其守衛及值門班之處亦著實貼兵丁無事閒坐時著該管官員等教其熟讀記誦兵丁俱熟習之後自互相砥礪各加奮勉而每日熟讀亦可學習清語如兵丁於半年後有不能記誦朕之諭旨者將該管大臣官員定行治罪又聞八旗訓練兵丁之大臣等其如何訓練之處並不議令畫一彼此不同是以會操時不能整齊夫訓練兵丁實為要務不可無總統稽察之人

著派拉錫長明莽鵠立范時繹永福於八旗訓練兵弘昇訓練兵青州訓練兵及內府佐領訓練兵漢軍訓練兵共十二營內輪流稽察大學士鄂爾泰亦乘暇前去總統察閱特諭

雍正十年五月初七日奉

上諭八旗借支公庫及廣善庫銀兩數十年來拖欠未完者尚有四十餘萬當時原因旗人每遇急需即向人告貸以至每年所得俸餉不足補償重利愈至窘乏於是

特設公庫廣善庫以周其不足而伊等罔知感恩節儉任意花費至有偽揑事端一人名下多至三四千金者國家庫帑百姓脂膏豈容恣其虛誑盜竊濫用情甚可惡是以其人雖故亦於其子孫弟姪及家下披甲人等俸禄錢糧坐扣一半俾人見祖父欠帑日後為子孫之累庶冒領侵蝕之風可以少息但八旗官兵所頼俸禄錢糧應差欠帑人數衆多倘生計艱難未免有誤公事著將八旗借欠公庫廣善庫案内人員本身已故將伊

子孫等坐扣一半俸餉抵補伊父祖舊欠者開恩豁免以降旨之月為始照舊賞給此朕格外之恩後不為例其餘虧空侵蝕挪移婪贓等項仍遵前旨分別查奏特諭

雍正十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八旗人員借欠公庫廣善庫官銀本身已故將子孫人等俸餉坐扣一半還項者昨已降旨豁免若有本身現在而未完者著一併開恩豁免特諭

雍正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辦事不甚諳悉條例是以諸事不能畫一且每多未協朕思各部司郎中多有熟悉則例識見明通者若於郎中員外等官內愼加揀選每旗添設二員助都統副都統辦理旗務似有裨益該員於本職部務仍照舊辦理都統等奏事時該員隨於副都統之後本章奏摺內亦著列名著大學士會同各部堂官加意揀選務在得人若司員不敷揀選科道侍讀等官亦可選

用特諭

雍正十年閏五月初五日奉

上諭古訓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此甚言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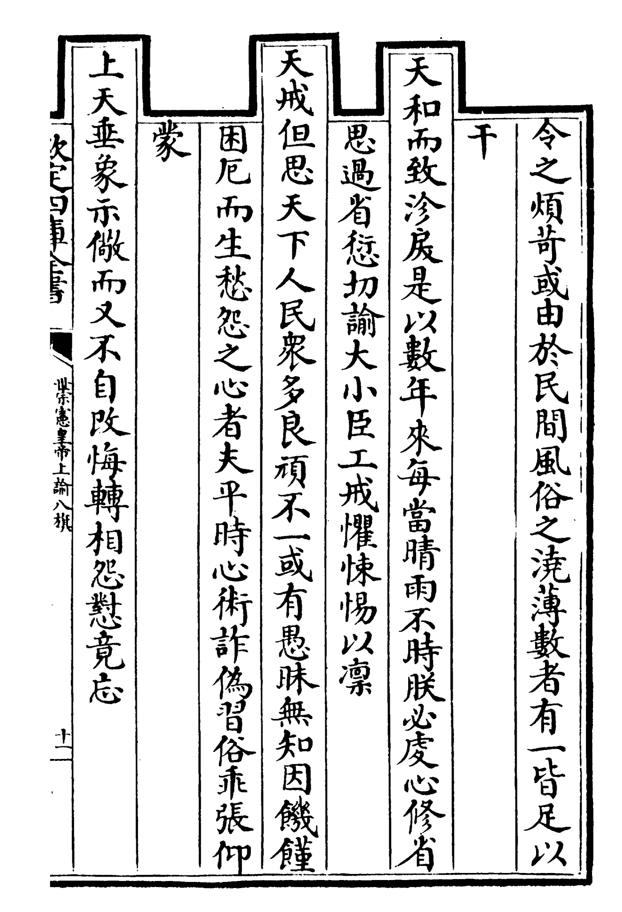
孽之不可也

天心仁愛必不作孽於人凡禍福災祥之來皆由於人事之

感召而

天本無心也即如地方之水旱災荒必有所自或由於朝廷

政事之闕失或由於臣工職業之乖差或由於有司教



令之煩苛或由於民間風俗之澆薄數者有一皆足以干
天和而致沴戾是以數年來每當晴雨不時朕必虔心修省思過省愆切諭大小臣工戒懼悚惕以凜
天戒但思天下人民衆多良頑不一或有愚昧無知因饑饉困厄而生愁怨之心者夫平時心術詐偽習俗乖張仰蒙
上天垂象示儆而又不自改悔轉相怨讟竟忘

上天降罰之所由來視為己身無辜而獲譴者背
天違理莫此為甚朕即修省祈禱亦未必能代伊等懺悔而
寬其罰也每見一州一邑之中相隔不遠而雨澤多寡
不均收穫豐歉各異此即顯而可見者朕此諭旨並非
諉其責於天下臣民也臣職之有虧民風之不厚皆朕
之過無可推卸所望天下臣民遵朕訓諭各盡其道以
為敬
天之本偶逢旱潦愈加悚惕寤寐之中不敢有幾微怨望不

平之意如此則和氣致祥必能轉災為福思之勉之特

諭

雍正十年閏五月初九日

上諭八旗人等昔人云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此天人相感之至理自古及今未嘗或爽朕以此訓導天下臣民者至詳且悉矣邇年以來如去夏今春京師亢旱地猶微動未嘗寧息朕戒慎恐懼思過省愆幸邀

上天慈恩錫以霖雨不致大為災患然

上天垂象示儆之意必有由來朕留心體察於旗人得一二事似有抑鬱不舒之氣以致上干
天怒朕不得自寛衆亦各應自省也如用兵準噶爾一節八旗將士遠役於外拋其室家離其骨月其父母妻子盼望憂思或者意中以朝廷不恤士卒謂此舉過當乃可已而不已者不知準噶爾賊夷狡獪兇頑世濟其惡擾害我臣服之蒙古窺伺我西北之邊疆若此賊不加創懲則蒙古不復安居蒙古不獲安居則邊塞不得寧謐

我八旗之人顧能優游燕處度外置之乎是知
皇考經理於前朕紹述於後皆出於萬不得已並非窮兵黷
武欲拓地開疆而疲勞將士於沙漠窮荒之地也觀近
日賊夷跳梁之狀以我朝大兵駐劄邊境而猶心懷覬
覦敢肆狂逞若此則從前雖欲棄置不問以圖息事寧
人其可得乎國家養士於平時原欲服勞於一日將士
受恩於累世本期報効於行間況我滿洲八旗人等忠
義之心勇敢之氣實無與比倫爾等祖父自從龍入關

以及各處征討削平寇亂皆以捐軀致命為榮以老死牖下為恥今乃承平日久習於宴安因數年之征戍即生愁怨之心而忘乃祖乃父之勞績何志氣隳惰自暴自棄一至於此乎從來急公徇難者享千古不朽之榮名而奏凱獻功者膺國家寵褒之爵賞豈但出征弁兵當勇往奮興爭先恐後即其父母妻子亦當深知大義遏抑私情務其遠者大者如此則忠君報國之悃誠必蒙

上天垂鑒默加福祐大功可以立成凡列在戎行者均受國
家逾格之恩澤矣又如催追虧空一節聞八旗人等亦
以為苦累獨不思居官之人侵盜國帑剝蝕民膏律以
國法皆在不赦之列朕以習染既久人數衆多不忍加
以刑戮特從寛典勒追還項以儆將來之貪官污吏使
知侵盜横取之物不足以長子孫庶可以止奸貪而厲
亷恥則風俗漸移人心各正衆得有受恩之地朕愈樂
乎加恩此朕之苦心實欲為計久遠也若云朕為財物

計而為此綜校之舉獨不思十年以來朕之減除正賦蠲免積逋與夫興修工程賑濟賞賚加惠於官弁兵民者所費不下數千萬曾無吝惜此中外所共知共見者豈有惟與旗人較量錙銖不顧啓人之非議乎即論遠近權多寡亦寧肯為此施措哉且雍正三年以前之舊欠朕已令該旗大臣等查奏酌免矣朕之意旨旗人既未能悉知而該管官員又不能宣布開示每於督催著追之時過嚴過刻甚且牽累無辜希圖卸責此庸劣不

忠之大臣奉行之不善致令有不明義禮之小人心懷怨懟而身任其事者復自謂無可奈何更隱示以為奉朕旨出朕意朕旨果如是乎朕意豈如是乎

上天神明自有照鑒夫身犯罪名事後猶不知悔上施教育沐恩復不知感與夫為巳忘公忠愛不存者此皆乖戾之氣必致上干

天和行遭譴責朕時深警畏復深憫惻或逆黨之餘孽有意擾亂引誘人心於不善亦未可定用是再頒諭旨通行

曉諭倘八旗人等果能遵朕訓誨洗滌肺腸感國恩之深厚體朕意之諄誠莫被奸邪浮言之所惑共矢愛君親上之懷永絶昧理欺公之習則可以立身者即可以報國不但朕之沛澤施恩必先自旗人始而

上天福祐善良諸事吉慶有可預信其必然者特諭

雍正十年閏五月初十日奉

上諭從來人心不正斯風俗難移習染既深則懲儆宜早朕自御極以來雖普天率土莫敢歧視而由近及逺則

八旗人等尤國家教養百年望其遂生復性共享安樂以永沐恩光者若明知其頑劣貪鄙將為人心風俗憂而猶故示寛縱以博仁厚名姑息之害將無所底止朕為天下萬姓主實不忍或出此而聽其陷溺不為之一援手有負

皇考之付託也是以嚴治貪婪清釐帑項槩不得免而追呼牽擾亦有所不恤者誠欲八旗人等各思罪愆漸自醒悟知有所不為庶無往不利凡此綜核之數舉即朕訓

愛之初心用嚴用猛與夫加賞加恩論事之迹雖殊而曲成之意不二昨於雍正三年以前虧空各項令查奏酌免諭旨內業經明白曉諭諒八旗人等已皆悉朕意知自省矣今特再沛恩膏於八旗官員人等將雍正三年以後九年以前旗人應追銀兩除本身虧空侵蝕借帑及貪贓盜用等項不准查免外其有年遠之案於雍正八年恩旨以後發覺者與本身已故著落子孫追賠坐扣俸餉抵補者或本身雖在其應追之銀實係分賠

代賠無著之項或因公那用並未入已者又或應追之本人已經豁免而開欠之人尚在著追或本身已經寛免而在奉旨以前報出田房人口抵補其間人口病故田房變價不敷仍行追補者著該旗將各項情由造冊開送内閣轉奏候朕酌量分別加恩寛免此次諭旨著再行通傳俾八旗人等深知朕恩恪遵朕訓洗心滌慮痛改前非循理奉公謹身節用以副朕教育諄誠之至意則爾自求福朕實厚望焉特諭

雍正十年閏五月十九日奉

上諭三阿哥允祉向來秉性乖張器量狹小

皇考時言其不識忠孝大義此內廷之人所共知者自朕即位以來屢次加恩不知感激時為開導不知省悟不但全無忠愛之心反有怨望之意朕皆優容之至前年怡賢親王仙逝朕心深為悲切舉朝悼惜而伊毫無哀痛之情且欣喜見於辭色其忍心害理至於如此伊向來苛刻貪庸尚無勇敢之氣近年情形則强悍難制漸無

忌憚朕再四思維若不加以約束恐在外别生事端於
國家深有不便不得已將伊拘禁於景山之永安亭令
伊眷屬隨往供其使令並將伊子弘景封為貝子以承
其家業此朕委曲措置之苦心也近伊患病醫官前往
調治奈病勢沉重醫藥不效在伊雖自作之孽然朕不
能勸導使之改行率德以免罪戾實抱歉於懐允祉一
切殯葬之禮著照郡王例行特諭
雍正十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諭派往西北兩路出征之滿洲蒙古漢軍大臣官員等於起程時朕令多定跟隨人數其家中隨甲銀米仍留為該員家口養贍之資並未令其裁革頃聞户部於本年三月間行文各處以各員在外既有隨甲則家中不應重領銀米將各員隨甲銀米停其支領且自雍正七年大兵起程之日為始凡家中領過銀米於本人應領俸銀俸米之内照數坐扣還項在該部固為慎重錢糧之意然並未請旨遽爾通行甚屬錯謬況非朕體恤出

征人員之本意今特頒諭旨曉諭八旗人等凡軍前之大臣官員等家中已領之隨甲銀米不必扣還其應領之項照常給與並將此旨通行各處軍營知之特諭

雍正十年七月初一日奉

上諭本朝設立各省駐防兵丁原以捍衛地方申明武備其歷來所定規條俱屬盡善無可更張之處乃數年以來以一二事陳奏於朕前者重見疊出不下百餘次其識見甚為庸鄙朕悉置之不論未曾降旨申飭乃近日

仍有不知而妄瀆者是以特行宣諭以覺愚蒙一則奏稱駐防兵丁之子弟宜准其在各省考試獨不思國家之設駐防弁兵原令其持戈荷戟備干城之選非令其攻習文墨與文人學士爭名於場屋也在弁丁之子弟有能讀書向學通曉文義者原聽其來京應試以廣伊等進取之途並未嘗禁其從事文學今若悉准其在外考試則伊等各從其便競尚虛名而輕視武事必致騎射生疎操演怠忽將來更有何人充駐防之用乎況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一年所以教養弁兵者至周至渥如
果應行早已著為令典又何待今日之喋喋數陳乎一
則奏稱駐防兵丁身故之後其骸骨應准在外瘞葬家
口亦應准在外居住獨不思弁兵駐防之地不過出差
之所京師乃其鄉土本身既故之後而骸骨家口不歸
本鄉其事可行乎若照此行之日久將見駐防之兵皆
為漢人是國家駐防之設竟為伊等入籍之由有此理
乎以上二條皆事之必不可行者著將朕旨頒布於外

俾無知之人豁然省悟不復再行妄奏特諭

雍正十年七月初三日山東巡撫岳濬將曹州鉅野

縣產生麒麟之處具奏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報曹州鉅野縣李家莊李思家

於本年六月初五日有牛產生瑞麟麕身牛尾渾身皆

甲甲縫有紫毫玉定文頂光彩爛生實為盛德瑞徵謹

望闕慶賀伏祈詔付史臣宣示中外等語朕思山東地

方前歲被水百姓不獲寧居去夏今春雨復愆期貧民

乏食朕悉心經畫遣官發粟賑恤多方幸未至於流離失所即京師去夏今春晴雨亦不均調每常地動而西北兩路不得已用兵征戍將士等露處於外備極勞苦朕心戒懼修省但知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不敢望嘉祥之誕錫今聞瑞麟產於東省因此實增愧悚該撫奏請詔付史館宣示中外皆屬虛文將朕朝乾夕惕對越

上天之悃忱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特諭

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山東巡撫岳濬將曲阜縣

慶雲捧日之處具奏奉

上諭據山東巡撫岳濬奏稱曲阜縣六月二十五日午時

𤗽日正中有慶雲捧於日輪之下五色俱備寶光燏煌

又於日之西南有霞光三道絢爛增輝歷午未二時絪

緼不散正值林園工竣之時上瑞疊臻千秋罕遇等語

朕素日不言祥瑞惟有朝乾夕惕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何敢冀嘉祥之疊錫已屢降諭旨訓教

天下臣民矣但自信生平尊
師重道之心至誠至敬闕里為
聖人之鄉尤切羹墻之慕乃前歳
文廟重新慶雲曽見今者林園工竣復覩嘉祥或者朕誠
敬之衷為
神明之所歆格故顯示以象用昭日監在兹之義欵朕感慶
之下倍增虔悚爰諭天下臣民共知之特諭
雍正十年八月二十三日八旗都統等各将本旗應

生分為三等帶領引
見奏
上諭列於一等之廕生著照常在該旗行走六十五著授
為藍翎侍衛列為二等之廕生英泰敬泰平泰等著為
一等和山著補用部院筆帖式石廷相著仍在鷹上執
事行走佟世保俟病愈之日補行引見其餘列於二等
之廕生等交領侍衛內大臣令其在三旗親軍差役上
行走好者奏聞不及者參奏將廕生革退其列於三等

之麈生等俱依所奏革退特諭

雍正十年九月初一日奉

上諭朕念馬爾賽之祖圖海功績令其配享

太廟馬爾賽所襲之三等公爵加為一等擢用為大學士復

聖祖皇考於

賞給阿達哈哈番令伊子承襲恩施稠疊衆所共知朕

以為馬爾賽必感戴殊恩實心為國効力因授為大將

軍遣往軍前乃伊率往四千兵之馬匹牲畜未至歸化

城先已傷損數千於科布多地方一聞準噶爾賊衆消息伊在口外第八臺處便自怯懦奏請往歸化城及至歸化城不令兵丁馬匹牲畜在好水草之處牧放每日輾轉遷移又將馬匹牲畜折損大半且不禁約兵丁縱其貪饕飲食肆意靡費以致變賣衣服如此乖謬妄為之罪朕猶寛恕與以効力贖罪之途授為將軍令伊率兵往查克拜答里克而馬爾賽沿途又不調養兵丁之駝隻以致倒斃數千然朕猶優容之望其効力也頃準

噶爾賊衆來犯察漢叟爾之大兵直越杭謁搶奪喀爾喀等部落王丹津多爾濟策凌參贊塔爾岱等率領大兵尾追至鄂爾坤之額爾德尼昭地方大敗賊衆殲其大半賊拋棄馬畜及一切器械膽裂奔敗大將軍順承王已明明劄令馬爾賽會同達爾濟截殺而王丹津多爾濟等又以賊衆大敗不能支吾現今尾追賊逾鄂爾坤水源庫兒薩查領投往推河而去亦經行文於馬爾賽且馬爾賽接閱順承王等劄後奏稱賊若來推河必

緣衣克敖拉而遁今已將衣克敖拉左近之草焚燒等語如此則馬爾賽自應如前所奏率兵前往推河預備截殺乃賊衆既至推河而馬爾賽猶恇怯逗遛於查克拜答里克之地至十三日始出城為追趕之狀行二三日途遇尾追賊衆之馬蘭泰部下喀爾喀協理台吉孫都布言賊今將至白格爾之語即藉端而回徒手敗走之賊不行追逐知而故去又不奏明將軍達爾濟領兵往追情由朕以馬爾賽必有怯懦逗遛明知故誤等情

曾降諭旨今據將軍達爾濟軍中叅贊胡琳叅奏內稱一聞賊來推河信息將軍達爾濟等即向馬爾賽云我等整齊二標兵丁前往截殺賊衆而馬爾賽云我但守城不去等語亦並不發兵再三言之馬爾賽不允傅鼐向馬爾賽云此機斷不可失請與我兵我率往殺賊如不成功將我治罪至於跪求伊亦決不允許但云爾等欲出則出我在城內發喊與爾等助威爾等若夜間進城我令放礮等語後至十三日因我等標下兵起程馬

爾賽不得已同行至半路而回等語不但此也馬蘭泰處止有喀爾喀千餘兵賊來時尚且領兵殺賊百餘生擒數人大得馬匹牲畜及賊敗後又與台吉孫都布二百兵追賊至達蘭圖魯擒斬甚多得馬匹牲畜九百有餘馬爾賽處有兵萬餘乃恇怯不肯堵截殺賊知而故去乃假名往追草草即還由是觀之馬爾賽明係有心躭誤國家事體豈但大負朕之深恩自古以來如此背負國家者史冊中亦為罕覯國法軍法俱斷難寛宥著

將馬爾賽之綏遠將軍領侍衛内大臣公以及賞給阿達哈哈番俱行革退其將軍印務著欽拜暫行署理欽拜若未至查克拜答里克著諾爾渾暫署俟欽拜到日仍令欽拜署理領侍衛内大臣員缺著俟馬蘭泰補授其公爵係伊祖圖海立功所得之公著馬禮善承襲馬爾賽家產及一切什物令馬禮善查明除抵還馬爾賽虧空應補之項外其餘著賞給馬禮善此查時雖些微物件不許留與馬爾賽之妻子所有應賞二十名馬甲

即行撤回今已行文著令馬爾賽明白具奏俟回奏時將馬爾賽正法之處另降諭旨著將此旨行於諾爾渾令其轉諭大將軍順承王處亦著行知特諭

雍正十年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領侍衛内大臣奏事之班次不宜隨部院衙門嗣後將領侍衛内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合為一班列於八旗奏事班次之後將内務府國子監合為一班列於都察院理藩院奏事班次之後將鑾儀衛光禄寺合為

一班列於內務府國子監奏事班次之後特諭

雍正十年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馬爾賽本屬庸材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念伊祖大學士圖海舊日功勳望其子孫成立將馬爾賽少年襲封公爵訓誨成全優加擢用乃伊不能仰承

聖恩致遭罷黜旋經一載我

皇考不忍令其廢棄仍命襲封且加以格外之恩榮身兼數

職無非勉勵玉成以繼名臣之後也及朕御極之初仰
體
皇考優待勳臣之盛心首先及於圖海晉封一等公配享
太廟兼之專祠永承禋祀又推恩及於馬爾賽念伊世家子
孫歷官年久加恩優待賞賚使蕃此舉朝所共知者雍
正五年大學士富寧安奉差陜西滿洲之在內閣者僅
有馬齊一人而馬齊之昏憒糊塗一事不曉朕查閱
皇考昔年之諭旨其中舛錯者不可勝數皆馬齊傳宣紀載

之誤罪無可辭馬齊既不能辦事綸扉而滿洲之官階資格可用為大學士者又不得其人是以令馬爾賽備員政府以為班聯之領袖其實未能贊襄一事敷奏一言以稍裨政治於萬一此亦舉朝之所共知者朕初即位時命伊兼管鑲藍旗都統而以不能辦事力辭只得曲從其請則其茍且偷安不肯出力之心朕早覺矣至於伊歷來貪贓不法之案漸次敗露朕賠為消弭者不知凡幾其難以代伊消弭應追之贓銀數萬兩又復降

旨悉行寛免更賞世職以逮其子孫賜帑金以固其操守凡所以恩待之者實逺出於諸臣之上以為馬爾賽苟有人心必無不知感恩圖報之理上年六月間富爾丹統領北路大兵駐劄科卜多誤被賊人所誘貪功輕進至於敗北得順承親王調度運籌重加整理軍聲為之復振朕因富爾丹既已失機不可再膺元戎之寄順承親王久勞於外既有保障之功令暫解軍務回京休息以示恩眷於是將馬爾賽授為北路大將軍畀以討

賊防邊之重任乃伊在京承命之時即有退縮不前之意怨望之色露於面及領兵前去並不教訓兵丁愛惜馬力於未到歸化城之先而馬匹已陸續倒斃於道矣行至第八臺聞賊人侵擾科卜多信息即畏懼逡廵奏請退回駐劄相機前進及至歸化城時又不於水草好處牧放馬畜每日來往遷移疲勞馬力致兵丁之馬傷損大半其意以馬力不敷便可藉口推托以遂其退避之奸志也伊在京時面奏朕云為大將之道必須與士

卒同甘苦及伊到歸化城則伐木取材盖造煖室全忘士卒之露處竟欲久居於彼為娛老之計且心懷怨望於衆大臣齊集之前口稱領兵為大將軍還不如發遣烏龍江倒為安逸其但知有巳總不念及國家悖逆庸愚何至於此也朕知其不可為大將軍而猶與以黽勉自新之路改授為綏遠將軍令其領兵赴查克拜答里克駐劄以為堵禦邀截之計伊於沿途又不督率兵丁善養駱駝以致倒斃數千隻此等過犯朕又寛宥之不

過令其賠補駝馬仍兾其草心悔過今年七八月間賊人侵犯察漢叟爾輙敢越過杭讔深入我境搶掠喀爾喀地方是時大將軍順承親王派委副將軍蒙古王丹津多爾濟額駙策凌𠫭賛塔爾岱等率領官兵尾隨賊人之後於八月初四日追至額爾德尼昭地方與賊人相遇鏖戰一日自黎明至於昏黑賊衆大敗殺賊萬餘積屍遍野河流盡赤賊人魂膽俱喪拋棄馬畜器械乘夜逃遁此次對壘仰荷

上天恩佑我軍大小官員只損二人兵丁被傷者不過數十
乃從來罕聞之盛事此時大將軍順承親王及蒙古王
丹津多爾濟等即將賊兵大敗情形並由推河潛逃之
信馳報馬爾賽等令其發兵堵賊歸路是時軍營將士
無不踴躍奮往有滅此朝食之心而馬爾賽立意坐視
按兵不舉同事之大臣等又再三約會陳說而馬爾賽
堅執不從傅鼐以機不可失情急至於跪求而馬爾賽
始終不允且向達爾濟差來之人云我兵不令出城若

夜間賊人來時我兵只在城上吶喊助威爾等兵丁若昏夜來我城下我即施放鎗礮等語似此悖逆之言聞者莫不駭異及聞賊人既已潛逃達爾濟等又復約會領兵追勦而馬爾賽遷延不行至次日方領兵緩行五十餘里虛作尾追之狀又越二日行數十里託言賊已遠去追趕不及遂領兵回營此胡琳身在軍前目覩情形具摺陳奏者朕又降旨詢問軍營叅贊欽拜等據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回奏內稱賊人由推河等處逃遁馬

蘭泰兵力單弱博爾屯願領兵前往應援馬爾賽不允
嗣議截殺賊人之事諾爾渾向馬爾賽云我等應當派
兵迎截若再遲延倘賊人全過便坐失機宜是時李杕
云我等惟當固守城池而已馬爾賽惟以李杕為是不
聽諾爾渾等之言及至佐領扎木素告稱我向查克拜
荅里克來時見沿途賊人陸續經過等語馬爾賽正傳
集會議間而李杕又向馬爾賽堅執守城之說諾爾渾
等又再四告稱如後面尚有賊人伊等經過之時決無

燒荒之理看此燒荒情形即係後面確無餘賊之明証我等急當向前追勦斷不可失此機會馬爾賽方領兵起程及到博木喀拉地方僅挑兵七百名令欽拜帶領前進馬爾賽竟回查克拜苔里克等語此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回奏之大槩也朕又降旨詢問馬爾賽昨覽馬爾賽之摺一味支吾於無可致辯之中強為推卸獨不思欽拜博爾屯諾爾渾同在軍營既已異口同聲供吐如一則馬爾賽之罪百喙其能辭乎況欽拜等尚有惶

懼認罪之奏而馬爾賽尚復靦顏巧辯無一愧赧之辭冀僥倖於萬一則其蓄心狡獪奸險更可知矣此次賊人大敗之後狼狽不堪馬蘭泰駐劄推河所領兵僅千餘名尚能奮勇邀擊殺賊百餘人生擒數十人奪取馬匹牲畜甚多台吉孫都布領兵二百名隨後尾追多有斬獲收取賊馬九百餘匹此時馬爾賽擁兵萬餘不必出奇制勝但肯遵循常理堵截賊之去路實可使之一騎不返即或有逃奔之餘黨而我師以大兵躡其後必

不使殘敗之寇得以漏網此番局面乃我師奏凱成功易於完結軍務之機會乃馬爾賽身任統兵之職地當扼要之區賊過不行堵截去又不肯尾追端坐空城視同秦越衆人苦勸之言堅執不聽竟令入網之獸復得免脫此餘孽之跳梁一時不能剪除者實馬爾賽所貽之咎也似此有意阻撓軍機紊亂國事並非懦怯無能失機敗績者可比馬爾賽不思國家高厚之恩不念伊祖積累之舊在國為叛臣在家為逆子罪無可逭法不

容誅蓋馬爾賽此番縱寇之罪尚為人臣之所間有念其先世之功勲並伊平日奔走之効力曲加寛貸未嘗不可而馬爾賽之罪尚不在此也以伊之受恩如此以伊之負恩如此朕撫躬自思加厚恩而得怨望朕實無以自解亦實有所不甘此皆朕乏識人之明悞用匪人朕先謝罪

宗社臣民將馬爾賽正國法以為人臣受恩深重而懐悖逆者之戒著詢問在京滿漢大臣九卿及北路軍營查克

拜答里克軍營將弁等令其據實即行回奏大凡微員

庶民治罪之案皆屢經審訊而後定豈有馬爾賽為國

家大臣不加審訊而遽行治罪之理但馬爾賽之心之

罪朕知之甚悉見之甚確實無幾微可疑之處昔年

皇考曾數次

面諭朕及兄弟輩謂圖海乃我朝第一良臣將來應配享

太廟

皇考厚待圖海之恩諭朕無時敢忘今將馬爾賽治罪之時

愈加思念及此伊反忍悖我
皇考逆伊祖父朕執大法以理天下而於不忠不孝之人姑
息寬容遲回不決實無以對我
皇考亦負伊祖圖海之忠心矣至於李杕世受國恩不思報
効居心妄誕行事乖張前在廣東將軍任內縱令所屬
兵丁擁閙巡撫公堂槍傷守備大干法紀經三法司議
將李杕擬斬監候雍正六年朝審九卿擬以情實具題
原應不赦之人朕念其為勲臣之裔免死釋放旋又降

旨將伊補授都統仍襲侯爵此朕宥過録用莫大之恩也上年北路派漢軍兵丁彼時挑選領兵之大員朕因李杕為漢軍世族且管兵多年諸事尚為諳悉特旨將伊派往料其感恩悔過必能黽勉自新豈知伊心懐叵測與馬爾賽同懐奸逆之心於軍機緊要之時一言僨事其罪與馬爾賽等著一併詢問具奏特諭

雍正十年十月二十五日湍漢文武大臣等將

景陵寶城山上挺生瑞芝之處請付史館昭示中外具奏奉

上諭朕從來不言符瑞時時訓諭天下臣民屏虛文而務實行是以數年來各處奏報慶雲嘉穀等事朕悉降旨訓勉未嘗宣示於外以為祥瑞也惟是今歲秋間準噶爾賊人侵犯北路深入我境我師奮擊大獲全勝殲賊萬餘而我官兵損者僅六十餘人行間軍士及邊外蒙古無不額手歡呼以為從來未有之大捷非荷
上天
皇考默祐何能至此朕心方深感激而瑞芝恰產於

景陵天人協應信而有徵仰見
上天
皇考福國庇民特賜嘉祥以昭示天下之臣庶也朕與諸大
臣等同此慶幸懽忭之悃忱所奏知道了著照所請宣
付史館特諭
雍正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諭聞得天津駐防兵丁之父母兄弟從前派往時存留
京師數年以來陸續赴天津就養於子弟者甚多此項

兵丁原因京師難得官差伊等子弟衆多而糧餉無幾未免度日維艱是以於天津地方設立水師營或係孤身或有情願離其父兄之人令其披甲前往駐防所給糧餉原止量其二三丁口養贍之資伊等父兄子弟從前派往時並未披甲同去後欲與其子弟相聚任意到彼伊等有限糧餉安足養贍將此交與阿魯查明如係原派駐防時即披甲同伊等子弟前往駐防者令其照常居住如係派往駐防後自京師前去者俱著撥回著

交八旗都統等嗣後如有無故退差欲往天津就伊子弟者斷不可令其前去如有在京實無養贍必應令其前去者俟奏明再行遣往特諭

雍正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上諭著八旗漢軍都統等將伊等所知人去得可用為副都統者各行保舉再世家子弟內有人去得者不必論其品秩亦著保舉特諭

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辦理軍機大學士伯鄂

爾泰等奉

上諭八旗官馬甚關緊要大臣等甚不留心以致官馬羸瘦每於驗看時草率從事竟有僱馬借馬呈驗者此皆由大臣等素不留心不烙火印之所致也爾等降旨與八旗大臣等特諭

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管理正紅旗漢軍都統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禄將該旗太原府知府劉崇元涇陽縣縣丞羅思哈不送子姪來京私留任所之處

參奏奉

上諭旗員子弟久隨外任不但伊等安逸遊蕩荒廢無成而在署干預地方之事每壞伊等父兄聲名是以從前議定外官子弟十八歲以上者悉令歸旗或讀書肄業或披甲食糧使之各有成就不至廢棄此朕教養之恩也至伊等子弟中有可以助其父兄辦理事務或另有情節不能相離者朕原准其奏聞請旨而道府以下官員不能自達於朕亦有督撫代奏之例今太原知府劉

崇元將伊姪劉度昭私留任所不令來京涇陽縣縣丞羅思哈將伊子什勒誑稱年歲未及不行咨送似此怠玩功令之員不可不加懲戒劉崇元羅思哈俱著解任送伊子姪來京該旗大臣奏聞請旨著將此旨通行曉諭八旗嗣後倘有不行奏聞而私留子姪在任所者一經叅奏悉照劉崇元等之例解任親送子弟來京仍交部照例議處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一

雍正十一年二月十六日奉

上諭武職官員凡於當差之處理應佩刀朕前為此特降諭旨敕令一體遵行今聞雖侍衛等俱不親身佩刀令僕役執持隨行及進紫禁城始取而自佩出即解授僕役此皆由該管大臣不謹記朕旨不查管屬員之所致也如果將朕訓旨繕寫實貼不時看閱何至遺忘著交

與領侍衛内大臣都統等嚴飭各該管侍衛官員等於應佩刀行走之處務令佩刀嗣後如仍有不自佩刀者一經查出朕惟該管大臣等是問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奉

上諭從來造作言語煽惑人心者律有不赦之條若在軍前造言傳播其罪更重俱照軍法即正典刑此自古相傳之憲典也數年以來西北兩路用兵征討準噶爾該管大臣官員等居心怠忽辦事粗疎號令不嚴稽察不

竊聞有不肖之人在軍營各處揑造全無影響之談或稱京師有某新聞或稱某營有某近事一人先倡衆口附和而愚昧之人不能辨别遂信以為實彼該管大臣官員等雖心知其非往往難於根究希圖省事置之不問遂致不肖之徒信口流傳全無忌憚又有從軍營回來之人造作言語以惑亂在京之聽聞如此等事不但有妨於公務亦且大害於人心不可不嚴加禁約著行文各路將軍令其詳悉曉諭該管弁兵及跟役買賣人

等嗣後倘有造作浮言者必將為首之人究出姓名奏
聞請旨即於本處正法示衆其失於覺察之該管官弁
一併治罪若能查出參奏免其議處至在京造言生事
之人交與步軍統領八旗都統都察院五城御史順天
府先期曉諭倘怙惡不悛即行查拏從重治罪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凡奏事惟據實敷陳毋用頌揚之語屢經降旨訓飭
今閱奏摺仍有瑣瑣用頌揚語者不但披覽之下殊覺

煩冗而伊所奏之事反致不能詳盡是大臣等未將朕訓旨曉示耳著再行傳諭凡奏事惟敷陳正意其稱頌浮辭不必敘入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覽本朝人刋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彛以虜為鹵等字樣閱之殊不可解揣其意蓋妄為觸本朝之忌諱曰避之以明其敬慎此固背理犯義而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地所畫

之境也上下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東海之濵統一中國君臨天下所承之統堯舜以來中外一家之統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禮樂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隷各省之臣民外而蒙古極邊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納貢之倫莫不尊親奉以為主乃復追遡開創帝業之地目為外夷以為宜諱於文字之間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悖謬已極哉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

夷之人也舜古之聖帝而孟子以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為夷然則夷之字義不過方域之名自古聖賢不以為諱也明矣至以虜之一字加之本朝尤為錯謬漢書註云生得曰虜謂生得其人以索貫而拘之也敵國分隅互相詆詆北人以南為島夷南人以北為索虜漢唐宋元明邊烽不息每於不能臣服之國反以為虜我滿洲住東海之濵並非胡人亦從未被虜若言東夷之人則可況今普天之下

率土皆臣雖窮邊遠徼我朝猶不忍以虜視之惟準噶爾背天逆命自棄於王化之外或可呼之為胡虜耳至若王師入關漢人順命心悅誠服而為臣子在本朝雖不忍以漢人為虜而律以生得之義漢人實乃本朝之虜也乃轉以本朝為虜而諱言之豈獨昧於大義並字義亦失之矣不亦謬乎總之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也上下一體也君臣父子之分定於天也尊親忠孝之情根於性也未聞臣子之於君父合體同心猶可以

絲毫形迹相歧視者也我朝正位建極百年於兹矣

列聖相承功德隆盛迨

世祖章皇帝入撫中夏救斯民於水火而登之衽席仁心仁

政洋溢中國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深仁厚澤淪肌浹髓中國之聖

主自堯舜以來莫可比倫朕以涼德纘承統緒勤求治

理勉效

祖考雖未能跂及萬一然十載之秉公矢誠朗如天日滿漢

蒙古並無歧視此心久為臣民所共曉矣夫滿漢名色猶直省之各有籍貫也文移字迹未便混同初非留此以為中外之分別乃昧於君臣之義者不體

列聖撫育中外廓然大公之盛心猶泥滿漢之形迹於文藝記載間刪改夷虜諸字以避忌諱將此以為臣子之尊敬君父乎不知即此一念已犯侮慢大不敬之罪而不可逭矣此皆始作之大姦大逆譏訕之辭後人由之而不覺淺夫寡識至於如此朕於大義覺迷録中曾經詳

悉開導實憫天下士民無知而自蹈於大罪想天下士民今已深悉茲見書籍避忌之謬妄重為反復曉諭嗣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蹈前轍將此等字樣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各省督撫學政有司欽遵張揭告示窮鄉僻壤咸使聞知其從前書籍若一槩責令填補更換誠恐卷帙繁多或有遺漏而不肖官吏遂借不遵功令之名致滋擾累著一併曉諭有情願填補更換者聽自為之特諭

雍正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前歲派家選兵出征時朕特加恩令凱旋時將伊等妻子由各家主名下開為另户令各路出征兵丁内有開檔之領催馬甲伊等久歴行間勤勞効力殊屬可憫著交與各路軍營將軍大臣等似此等開檔領催馬甲内有効力優者將姓名註冊登記俟大兵凱旋將伊等亦照家選兵例開為另户特諭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七日奉

上諭從前都統等俱每日至公署辦事今聞漸至懈弛不入公署止在家辦理除內廷行走王大臣外其餘都統在家辦事殊屬不合著訓飭八旗都統等特諭

雍正十一年八月初七日領侍衛內大臣等奏請親軍係近

御處當差之人嗣後不准挑取前鋒奉

上諭親軍雖係近御處當差之人然前鋒尤為緊要親軍俱係由佐領內視其漢仗好者挑取之人若將舊人挑

為前鋒則致悞事嗣後親軍内未滿十年者准令挑取前鋒其過十年者毋令挑取前鋒將此永著為例特諭

雍正十一年九月初三日署理鑲黄旗滿洲都統事務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將補授佐領揩子家譜具奏

奉

上諭嗣後家譜所載正陪人員内有現在軍前者俱於各名下註明特諭

雍正十一年九月初八日鑲白旗滿洲都統莽鵠立

等帶領補授驍騎校人員引
見奏
上諭擬陪之人年分既久且經出征從獵人亦優於擬正
者爾等所擬殊為悖謬嗣後擬缺有年分雖淺而人去
得曾經出征從獵者尚可擬正將此諭八旗大臣等知
之特諭
雍正十一年九月初十日奉
上諭嗣後外任旗員降革回京者除該部已經帶領引見

之員不必再奏外其未經引見者著該旗奏聞請旨特

諭

雍正十一年九月十四日署理鑲黃旗漢軍都統印

務尚書范時繹等帶領補授驍騎校人員引

見奉

上諭劉若桂傅文興張鑒著補授驍騎校方天相等著撤

回另行揀選具奏本佐領下如不得人當於合旗通行

揀選如一佐領下人材果好即多佔數缺亦無不可何

必拘定每佐領下只放一員爾等所辦甚屬不合將此
傳諭八旗漢軍都統有似此等者著另行辦理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初五日署步軍統領鄂善為披
甲人五十於寅夜執持用印傳帖市買食物一事將
濫給傳帖之正白旗司務廳官員參奏奉
上諭這所奏是嗣後凡夜間有應傳事件著該管官員將
所給差往之人用印傳帖務令於次日繳回銷毀倘若
疎忽遺漏一經查出將該管官員嚴加議處將此諭八

旗内務府各部院知之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諭旗員隨任子弟定例年至十八歲以上始令歸旗其在京之世襲官年至十歲以上者送義學讀書今西寧道楊應琚之子世襲拜他拉布勒哈番楊重穀現隨伊父任所年甫十歲未至歸旗年分該旗乃引在京世職入學讀書之例行令歸旗殊屬錯誤著交部查議至於八旗有似此違例將隨任子弟未至年分行令歸旗者

亦著該部行查一併交部查議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上諭八旗兵丁學習清語最為緊要嗣後侍衛護軍等凡看守禁門值宿該班等處俱著清語總毋令漢語至於訓練營兵丁會集操演之處亦俱令其清語如該管大臣官員不行教訓稽察仍有漢語者一經查出定將該管大臣官員一併治罪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上諭正藍旗蒙古都統等將居住古北口外蒙古達蘭圖等控訴伊等並非副都統巴雅爾圖等家人一案具奏夫巴雅爾圖等實為科爾沁貝勒之後裔台吉達蘭圖等係彼家人是實昔在
皇考時伊等曾兩次控告俱經治罪拏交伊主因巴雅爾圖等不能管束致伊等不服是以歷年控訴及將伊等宣入訊問達蘭圖等仍堅執奏稱並非巴雅爾圖家人寧伏罪而死斷不為彼家人而生等語計伊等人口共數

百餘今即將為首數人治罪將伊等拏交巴雅爾圖等伊等既已互訟成讐決不能相安於無事巴雅爾圖等不但不能管束抑且與彼無益因此照伊等所有人數將入官之人賞給巴雅爾圖等將達蘭圖等另行區處已敕令該旗大臣會同内務府總管議奏此蓋欲伊等彼此有益斟酌合宜故爾辦理八旗似此等台吉屬下之人甚多倘有效法達蘭圖等妄生覬覦以圖徼倖混行控告者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恕將此徧諭八旗知

之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署理鑲黄旗滿洲都統事務大學士伯鄂爾泰等帶領補授公中佐領等缺及承襲世職人員引

見奉

上諭公中佐領員缺如將大臣等補授伊等職任事繁無暇盡心辦理佐領事務仍在官員内揀選補授庶於事務有益若不得人再將大臣等帶領引見此缺另行揀

選引見將朕此旨徧諭八旗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上諭從前敕令漢軍人等學習清語原祗令年少之人學習耳若年逾六十者槩以不能清語之故該旗即不入於揀選之列則伊等効力年久之處豈不至於淹沒著傳諭八旗漢軍都統等嗣後揀選人員年六十以上者不必責其定能清語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管理正黃旗滿洲都統

事務和碩莊親王允祿等帶領補授公中佐領等缺

承襲世職人員引

見奉

上諭公中佐領著擬陪之監察御史阿布那補授世管佐領阿拉那員缺著預備之二等侍衛那蘭補授署步軍校員缺著擬陪之拜他拉布勒哈番碩塞補授其餘員缺俱著擬正人員補授此內補授佐領之七十六承襲精奇尼哈番之白成承襲拜他拉布勒哈番之來住伊

等俱甚年幼爾該旗大臣等務必加意照看成全造就遇大臣等陞轉時亦必轉諭接任之大臣此朕特恩務令承襲世職之年幼子弟均沾實惠如大臣等不留心照看成全造就經朕查出必將該旗大臣等加倍治罪爾該旗將此註冊登記亦著當月旗登記仍徧諭八旗有似此等經朕諭令照看成全造就之世職年幼子弟俱著一體遵行特諭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朕曾降旨嚴飭兵丁等凡會集值班之處俱令清語不許漢語著該大臣官員等不時查管近聞仍有漢語者此皆由大臣官員等不嚴行查管之所致也諭旨所交事件並不加意奉行甚屬不合嗣後仍有漢語者經朕查出將該管大臣等必不輕恕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一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二

雍正十二年正月初二日奉

上諭諸王大臣以元旦立春恰遇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甲寅時瑞雪繽紛竟日盈尺考之占書最為嘉祥豐年可慶為朕稱賀朕素不言祥瑞降諭至再至三爾諸王大臣聞之熟矣夫祥瑞者特其兆耳兆也者吉之先見尚屬未成之際全在乎人事贊成凡靈芝慶雲麟鳳嘉

禾之屬皆
天心所以示喜豈得不以為慶但須君臣益加儆省以祇承
天之休命果能事事上合
天心賜得一個是字則祥乃成其為祥否則其事尚在未成
何得遽為稱慶洪範恭之對待曰狂如或因有嘉兆而
不加儆省遂侈然自肆則狂之咎徵特在轉移間耳祥
其可恃乎朕不敢妄自比擬但理以譬喻而得明譬如
爾諸王大臣朕以其人可用許以加恩其人聞朕恩旨

便自放縱頓改前操朕亦惟有收回成命而加之以罪豈得更不轉移仍以恩待乎總之災祥之兆尚視人事如何以定休咎遇災而能知脩省災必不成為災遇祥而黽勉敬承祥必益成其祥倘遇災而不知脩省其災固不待言遇祥而不知敬承其祥豈能必其為祥也朕於天人感應之際知之甚明信之甚篤信之篤是以一刻不敢自懈自逸知之明是以不憚反覆申明告誡爾諸王大臣詩云天維顯思無曰高高在上蓋面前虛空

即是昊天足履撮土即是大地此面前虛空與日月星辰所麗之天無二無別此足履撮土與嶽瀆山川所載之地無二無別皆屬天地一身之内猶如人有七尺之軀人身拔一毫毛則通體皆知痛癢豈有人於天地身中舉一念行一事而天地有不痛癢相關者乎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如影隨形如響應谷形谷既存而以影響為不可必之數豈不愚昧顛倒之甚夫善者公而已矣心乎天下國家之謂公心乎一身一家之

謂私為大臣者誠心乎天下國家之公而不計及一身一家之私天有不降之百祥者朕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正復得則兩得也茍心乎一身一家之私而不計及天下國家之公天有不降之百殃者朕亦信其必無是理然則其一身一家之計亦復失則兩失也朕雖深信此理朝乾夕惕不敢刻忘然天下國家之事非朕一身所能獨理書曰天工人其代之朕不能不頼爾諸王大臣之克代天工則朕固不能已於諄諄

訓誡爾諸王大臣也朕非推諉爾諸王大臣但朕所為
者朕之事諸王大臣須各盡爾諸王大臣之事人惟無
志則不能自立而推諉他人如為大臣者以天下國家
之事為巳躬之事且以為非我莫能為而身任之而不
辭斷不諉之他人一人如是人人如是則內外大小諸
務有不事事合宜者乎如使內而八旗部院每事諉之
叅佐司屬叅佐司屬又諉之大臣外而督撫藩臬每事
諉之府廳州縣府廳州縣又諉之督撫藩臬又或內則

諉之於外外則諉之於內內外交相推諉皆謂主上自有乾斷如此則朕何所恃以代天之工朕雖朝乾夕惕亦何由使事事合宜以仰邀
上天之嘉祥福應乎今歲元旦時雪既有其兆當益加奮勵朝夕惕省以期成此瑞慶我君臣其共勉之特諭
雍正十二年三月十七日署理正白旗漢軍都統事務副都統高起等於公中佐領員缺帶領兼副佐領之驍騎校等引

見奉

上諭佐領職任甚屬緊要向因大臣等兼管或致本旗大臣瞻徇掣肘是以降旨令於世職或對品或應陞官員内揀選補授並無永不著大臣等兼管之旨今爾該旗一時不得應補之人即應將情由奏明仍著大臣等兼管何得將驍騎校等員越次擬補帶領引見不但伊等品級不相當且伊等並非超羣軼衆之材亦無出兵効力之處何所見而如此辦理甚屬錯誤著另行辦理具奏

併將此旨傳諭八旗知之特諭

雍正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奉

上諭據順天學政吳應棻奏稱前經摺奏八旗歲考不到生員一事原為清查規避起見誠恐不肖旗員借端苛索其中遂意者即現在京師亦混稱駐防隨任不遂意者即已經考過仍不放回原處仰懇勅下八旗都統轉飭各条領佐領秉公稽查毋得借端需索高下其手以致苦累童生等語清查八旗歲考不到生員原以杜規

避之弊然不肖旗員或借此生事苛索亦未可定著該都統轉飭叅領佐領等秉公辦理倘有狥情朦混及需索苦累等事該都統即行查叅特諭

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奉

上諭向來八旗官員遇有吉凶之事競尚繁華恣意靡費以致兵民效尤罔知撙節重有累於生計朕屢加訓諭並令九卿等按其品級分別等次酌定規條頒行已久伊等自當體朕教養之苦心各循職分謹守章程以為

仰事俯育之道乃近聞八旗人等仍有未改陋習以誇多鬬靡相尚者不知聖人教人以生養死葬合禮為孝又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朕之教人亦即此意如曰父母之葬祭必以耗財為孝獨不思蕩靡家產以致不能顧恤品行辱及先人其不孝也更為何如子女之婚嫁必以厚資為慈獨不思無所貽謀以致不能養育子孫饑寒困苦其不慈也更為何如況越禮踰分之事但覺可恥更有何榮朕之提撕警覺已至再

至三而庸愚之人尚未醒悟今特再行宣諭該都統等務須諄切化導並不時稽查俾八旗人等遵照所須定例實力奉行毋得陽奉隂違負朕崇儉黜奢維風訓俗之至意倘視為具文仍踵故習經朕訪聞必將該都統等一併議處特諭

雍正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八旗人等將隨往祭

陵次數俱寫作隨圍次數甚屬不合嗣後凡隨往祭

陵次數不准算入隨圍特諭

雍正十二年九月十九日奉

上諭嗣後各部院及八旗將朕所降諭旨繕寫呈覽時有

硃筆更改者即照硃筆更改之處抄寫將硃筆所改原

旨一併復行呈覽再從前各部院八旗將朕諭旨繕寫

呈覽時硃筆更改者甚多此等諭旨亦各查出抄寫將

硃筆所改原旨一併呈覽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五日監察御史祖尚志條奏東

西長安等門應禁止閒雜人行走奉

上諭從前闕門長安門曾嚴禁閒雜人等行走近又至於懈弛者皆由該管大臣官員不實心奉行之所致也著交與護軍統領步軍統領嚴行查禁倘仍不查管草率禁約一番旋復懈弛必將該管大臣等從重治罪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嗣後凡應入下五旗辛者庫之人俱著於本內將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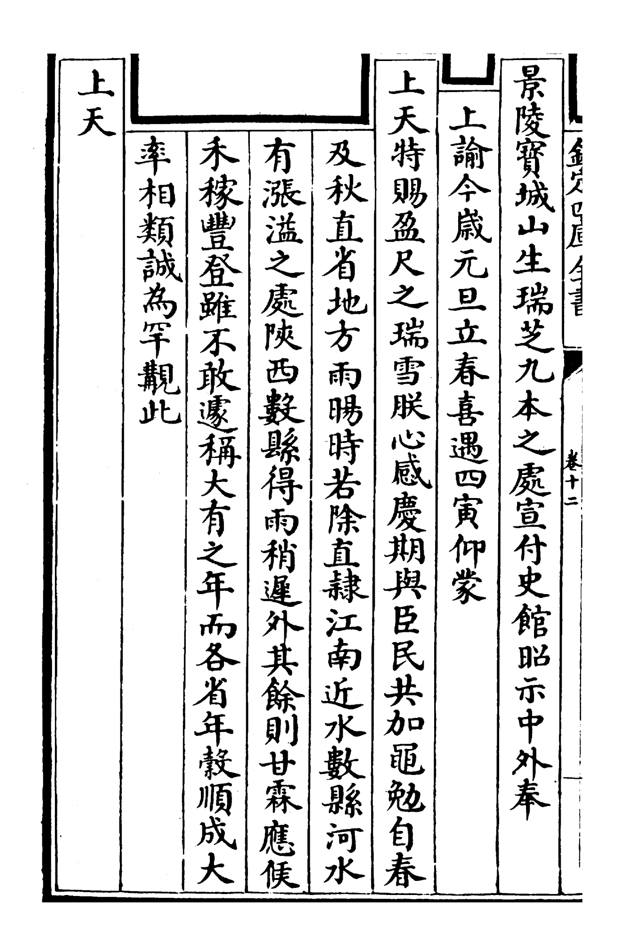
何旗及入何人之辛者庫開寫其應入上三旗者不必
開寫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奉
上諭凡引見官員其祖父有曾經出仕者俱開載履歷之
內近見有伊等祖父已經革職或曾治罪者仍載入履
歷寫原任字樣殊屬不合嗣後凡係革職之人其子孫
履歷內不得開寫著通行八旗各部院知之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一日署理右翼前鋒統領印

務護軍統領淌泰以出征之護軍叅領兼嚮導官石
圖等誤領雙俸請將石圖等應得俸餉按季扣還具
奏奉
上諭前因嚮導官出外行走之處甚多是以給與雙俸數
年以來朕並未出巡嚮導官在家不應坐食雙俸至於
出征嚮導官其員缺並未另補乃亦給與雙俸淌泰等
瞻徇多年至今始奏稱出征嚮導官誤領雙俸請將伊
等俸餉坐扣還項殊屬悖謬此應還雙俸即著落辦理

錯誤之嚮導總管塞爾弼滿泰蘇爾爵等將伊等俸銀俸米坐扣還項其嚮導官給與雙俸之處俱著停止如有稔知路徑詳記地名於嚮導任効力行走者著嚮導總管保奏給與雙俸嗣後著嚮導人員俱加意學習如二三年後嚮導人員仍有不知地名路徑者朕惟嚮導總管是問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諸王貝勒滿漢文武大

臣奏請將



景陵寶城山生瑞芝九本之處宣付史館昭示中外奉
上諭今歲元旦立春喜遇四寅仰蒙
上天特賜盈尺之瑞雪朕心感慶期與臣民共加黽勉自春
及秋直省地方雨暘時若除直隸江南近水數縣河水
有漲溢之處陝西數縣得雨稍遲外其餘則甘霖應候
禾稼豐登雖不敢遽稱大有之年而各省年穀順成大
率相類誠為罕覯此
上天

聖祖賜佑國家顯然昭著者今當萬寳告成之候西師報捷之時欣覩瑞芝九本産於
景陵寳城最近之山屈指數年以來三秀之瑞已經四見實乃
上天恩賜以表彰我
皇考之聖德神功欲使中外臣民咸知樂利養恬共享昇平之福者我
皇考之所留貽非偶然也據此則諸王大臣等奏請宣付史

館昭示中外於理應行至謂朕純孝所感朕實愧不克
當並曉諭天下臣民共知之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奉

上諭據往良鄉等處八城查閱兵丁之護軍統領衣蘭泰
奏稱查閱良鄉等處八城兵丁騎射人人勤習俱已嫻
熟悉能清語其雄縣兵丁五十名内射箭優者一半甚
嫻熟者一半去年因雄縣兵丁騎射不堪不能清語奉
旨將該管協領圖克禪防禦沙渾沙爾圖革職即於彼

處枷號其員缺特行揀選令其訓練兵丁等皆知皇上
因伊等庸劣將官長治罪者無非欲伊等上進之意是
以人人感懼奮勉力學今皆至於嫻熟等語將此通行
各省將軍大臣等偏為曉諭俾各該管官兵人人俱知
照此黽勉兵丁等世受國家豢養之恩人人勤於當差
熟習騎射技藝清語以圖報効該管大臣官員盡心管
教使之上進俱係職分當為之事若不知互相黽勉只
圖安逸踈忽怠玩日流而下漸至不堪勢必俱獲罪戾

如雄縣兵丁騎射不堪不能清語朕將該管官員治罪另派官員訓練因而人人勤學一年之間遂至於善如果上下互相勉勵何所不能但患不勤耳昔

太宗皇帝聖訓有云管兵之人宜率衆勤習騎射技藝若不預行學習一旦行軍將何以戰丈夫技藝無過騎射畜自飛之鷹亦可摶雉調不語之犬無有不馴此真

至聖之論凡膺管轄之任者俱宜盡心不時勸誨俾勤習一應技藝兵丁等人人醒悟勤於學習不久自然熟練何

患不能將軍大臣等如不勤加訓練管轄疎忽致兵丁等不行學習技藝生疎撫躬自問是誠何心若止合無知惡少一時之鄙見而不計及國家關係之重大寧不有負大臣官員之任乎嗣後仍有似此疎忽不勤加教誨訓練者朕必將該管將軍大臣等治罪為衆人鑒戒斷不姑恕特諭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初八日正黄旗漢軍都統甘國璧為佐領劉瑜等欺隠餘地一事条奏奉

上諭八旗餘地歷來欺隱甚多若逐件叅奏治罪未免紛擾此案免其交部八旗有似此叅奏交部之案著各該旗查明咨部免議並傳知八旗通行曉諭將欺隱餘地俱令自首免罪嗣後仍欺隱不首一經發覺定行加倍治罪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二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三

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八旗所拴官馬下五旗竟有給王公等之護衛官員親軍等拴養不時乘騎者官馬之設特以備要事之用每日乘之俾其勞苦何得肥壯著交與八旗大臣等將各旗官馬務令應養之人拴養該管官員等不可妄徇情面給與不應拴養之人令其乘騎著都統等不時留

心查驗特諭

雍正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奉

上諭今日正白旗滿洲都統等所奏坐扣錢糧之兵丁內有鄂三之孫朕因於其名下折角未經降旨都統等見朕折角之處即應請旨今並不請旨即昧然將奏摺攜去可乎鄂三之孫坐扣錢糧之處不可寬免亦著入於不免之列嗣後凡奏摺內有經朕折角未曾降旨者大臣等即行請旨著通行各處特諭

雍正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領侍衛内大臣等叅奏散秩大臣公噶爾薩不務効力行走一事奉

上諭所賞噶爾薩之房屋著照舊賞給此數年所停之俸銀著支給俸米亦著折價賞給令伊將所典地畝贖出餘剩銀兩置立産業不可妄行花費再朕所賞賜之房屋其人獲罪奉旨撤回則可寕有抵伊欠項入官之理即欲入官該旗亦應奏明請旨將噶爾薩之房屋並不奏明如何冒昧辦理之處著查奏交八旗如有似此等

將所賞房屋入官抵還欠項者亦著查奏特諭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九卿等奉

上諭從來滿洲風俗於尊卑上下之分秩然有禮即冠履

亦從不濫置一處此風實應永為典則當年

聖祖皇帝惟恐古風漸遠時頒

諭旨諄切告誡朕即位以來敬謹奉行凡於本章奏摺中遇

有

壇

廟等字者必敬謹捧持不敢置於牀座近見滿洲薰染漢習諸凡輕忽禮意漸弛竟有將稿案任意安放靴襪間者此風不可不嚴為整飭以儆玩褻嗣後部院及八旗官員人等於一切稿案或置懷中或貯囊內皆可攜行不得夾帶靴襪之間該管上司務須嚴行查禁違者即行參處如不實力遵奉經朕查出將該管上司必加嚴處特諭

雍正十三年八月初三日鑲紅旗蒙古都統等於察

哈爾旗分驍騎校員缺將該總管普福等保送之護

軍烏納哈等帶領引

見奏

上諭驍騎校員缺著擬正之烏納哈補授此喀爾喀人等

原俱係伊等之祖在軍前退縮因而治罪歸併於察哈

爾旗分者今歷年已久其子孫等俱經行間勤勞効力

嗣後一應陞遷之處著視其行走好人去得者同本旗

効力人等一體揀選題補特諭

世宗憲皇帝上諭八旗卷十三